

永安调

YONGAN
DIAO

《永安调》
墨宝非宝首部古言长篇

我本愿以一己薄力，保你一生平顺，
却难料，逼你放手天下，虚度此生。
不怕念起，唯恐觉迟，
既已执手，此生不负。

墨宝非宝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墨宝非宝◇著

永安调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安调 / 墨宝非宝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594-0840-2

I. ①永… II. ①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65438号

书 名 永安调

著 者 墨宝非宝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邀编辑 周汝琦 黄迪音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80mm x 990mm 1/16

印 张 24.5

字 数 380千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840-2

定 价 36.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5866447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楔子	001
第一卷 不怕念起，唯恐觉迟	
第一章 废太子	005
第二章 李氏武氏	020
第三章 祸兮福兮	034
第四章 玉搔头	044
第五章 太初宫雪	058
第六章 如意年	067
第七章 初生劫	080
第八章 再生难	093

第二卷 既已执手，此生不负

第九章 明堂变 113

第十章 曲江宴 125

第十一章 北魏元氏 134

第十二章 完婚 147

第十三章 围猎 156

第十四章 四品媵妾 170

第十五章 新怨 178

第十六章 让位 187

第十七章 美人名剑 195

第十八章 心不系身 204

第三卷 若称帝，江山与共

第十九章 暗潮 219

第二十章 暗斗 233

第二十一章 深情 242

第二十二章 终是缘浅 256

第二十三章 此生不负 269

第二十四章 蜚短流长 278

第二十五章 岁月无声 289

第二十六章 眉目依旧 302

第四卷 若落败，生死不弃

第二十七章 新生 313

第二十八章 同根相煎 326

第二十九章 宫变 339

第三十章 一晌贪欢 352

第三十一章 偷天夺日 361

终章 374

番外

宫中喋血千秋恨，
何如人间作让皇 379



虽近立秋，蝉声却依旧聒噪，宫里暑气仍旺。

我左右睡不踏实，悄然出了宫，沿太液池回廊一路吹风，不知不觉已走到了韶华阁。说起这大明宫内的亭台楼阁名字均是起得酸，想来是李姓皇族多风流……太液池这几日是雨雾缭绕，为这本就幽远的太液池添了不少颜色。

因晚露浓重，又是一路踏草而行，不觉鞋已有些湿气。我见韶华阁中掌着灯，便起了一探究竟的心思，刚走上前两步就是一股浓郁的香气入鼻。

“皇上……”

我心猛地一抽，惊得退了一步，这大半夜的，莫非皇上还在此消遣？听婉儿说皇上这几日醉心政务，莫非是嫌蓬莱殿待得久了些，将公文都搬来太液池边了？

心头好奇涌动，我索性凑在窗边看了一眼。

昏黄的宫灯下，层层慢慢的帘幕半遮掩着内室。卧榻上的皇上眉目微合，露肌的绮罗轻纱微微凌乱，虽是半老徐娘，却仍面带桃色，眼眸中尽是暗潮汹涌。坐在她身侧的青色锦衣的男人已将手伸到了裙下，唇抵在她耳边像是低声

呢喃着什么……随着烛火的摇曳，带出阵阵的流欲春波。

耳边尽是扑通扑通的心跳声，我攥紧手，已微微冒了些冷汗。

此地不宜久留……

眼见着二人已双褪罗衫时，我倒抽气，下意识退后却不想一脚踏空，顿时一股子钻心疼袭上心头。还未等反应就“啊”一声脱了口，猛然撞进了一个怀抱，被人捂住了嘴。

第一卷

不怕念起，唯恐觉迟





入宫两年，今日还是托了狄仁杰拜相的福气，头次出来。

接过婢女宜平递来的精巧果子，我将马车帘子掀开一角。行人如过江之鲫，自有车马如梭，马车行进得并不快，却连相隔甚远之人都躲了开，不禁又叹了口气。

因为这一声不大不小的叹气，车内议事的二人之一大笑起来：“我说恒安王，你家这大丫头还当真是人小心性大，怎么这么个小姑娘叹口气，让我听着都会心里酸酸的呢？”

“陛下也说，这十一岁的小姑娘，为何终日不是叹就是叹。”武攸止和善地瞧了我一眼，“说小也不小了，虽是自小送入宫中养着，算算没几年也要出阁了。”

“陛下恩宠，嫁得自然好。”武三思挑眉看我，若有所思。

我佯装未见，只将手中的点心掰下一半，悠闲地塞到口中，自顾自地弯了嘴角。在那个看似太平盛世却暗潮汹涌的大明宫里，哪个不会长大呢？

此时正是武皇登基次年，武家天下。

而我因母亲早逝，早年被养在姨娘家，两年前才被接入宫中常伴武皇身侧。整日除了读书便是读书，一无所长。史书读了不少，却远不及婉儿的博学。

略定了心神，我抬眼看向但笑不语的父王。

他是个无甚政绩亦无甚争权夺势心的人，倒比武三思之流显得眉目和善得多。不过，虽自幼只有几面之缘，也晓得父王绝不是平庸之辈。而这乱世之中，又有几个平庸之辈能存活至今呢？

比如，他面前的这个人——翻云覆雨的武三思。

侍女在我身侧，不时地拿着粉色的帕子擦着我落到身上的渣滓。而我则想着自己的心事，有一搭没一搭地咬着甜酸的点心，竟是觉得困意上涌。

昨几个看着一场活春宫，还是和人一起，搞得我一夜未眠。

“恒安王为何如此小心谨慎，枉你我还是同姓兄弟。”武三思眼带笑意，道，“皇上登基已有两年，虽暂将李旦册封太子，私下里却仍是犹豫不决。我武家再不拧成一线，怕是陛下百年后便性命堪忧了。”

女皇登基不过两年而已，此时言论皇位传承还为时尚早，但这亦是每个人都急于探究的事实。这一句话让我不由得停了咀嚼，含着半口点心扫了他一眼。亦是一道幽深的目光，他竟然注意到了我的反应，却只放了茶杯，继续盯着我父王。

这人……当真不避讳我？

“皇上自是千古难出，其圣意怎是寻常人能猜到的。”父王笑笑，道，“今日狄仁杰拜相宴客，皇子皇孙皆会赴宴，你我还是收敛些好，毕竟那些才是陛下的血脉。”

武三思挑眉不语，清隽的脸上袭上一抹难测的笑意。

狄仁杰拜相本不欲大肆庆祝，无奈正是皇上心头宠臣，一切按宫宴格致在皇家园林设宴。狄仁杰再三推拒，终是设在了自家的园子里。虽是臣宴，却有宫宴的班子亲来筹备，这个宰相当真是红得不能再红了。

我随父王下了马车，园门处张灯结彩，一派喜气。门口辇轿、马车络绎不绝，绵延不断的贺声入耳，道不尽主人的富贵吉祥。

迎客的本有三四个，见了我们立时都涌了上来，倒不是因为父王，而是因为那个正是武皇心尖儿人的梁王武三思。

“梁王，恒安王。”其中一个三十几岁的男人躬身一礼，道，“这园子今日方开，贵客便是一拨接着一拨，如今有梁王来，更是借了祥瑞气了。”他边说边侧了身子，腰依旧弯着，似乎就直不起来了。

武三思笑着颌首，道：“既是狄相设宴，怎不见亲迎宾客？”他示意侍从将礼单奉上，自己则有意左右探看了一下，道，“莫非有贵客来，倒忘了我们这些人了？”

好大的口气，我偷瞥了他一眼。狄仁杰身为丞相，迎你是礼数，不迎也是应该，如此质问……当真是比皇子还要皇子了。

那男人笑意微僵，迟疑片刻才道：“太子方才到，相爷正在相陪。”

“李旦？”武三思对父王和我发问，却似乎不需我们回答，“瞧我这记性，陛下赐姓李旦都两年了，我竟还没习惯，如今已没有李旦了。”他哈哈一笑，抬步向内而行，“既是太子殿下在，相爷自当相陪，无妨无妨。”

他这几句讽刺，父王面色如常，那几个下人却有些挨不住，只尴尬赔笑将我几人让了过去。

李旦，终是在两年前退位，成全了自己的母亲。一朝天子登基为帝不过数载便被迫又做回了太子。可以说，如今武三思的嘲讽都是皇上一手带来的羞辱。得母如此，实在可叹。

此处虽比不得麟德殿，倒也显得脱俗。

一路而行挑灯枝头，无数下人躬身退后，双手托着大小各色的盘子。待到了一个园子近前，那引路的人才抬袖道：“两位王爷和郡主请吧，宴席怕是要开了。”

武三思挑了挑眉，先一步跨进了园子。

此时狄仁杰正被众人围住，见我三人入内，立时大步而来，笑道：“二位王爷可是姗姗来迟啊——”他边说，边伸手握住武三思的手，道，“梁王与恒安王可是路上相遇？”

武三思摇头，道：“狄相错了，我二人并非偶遇，而是方才自宫中来。皇上身子略有不适，让我代她敬狄相三杯酒……”他尾音略拖长了些，场中愈发安静。

狄仁杰笑着看他，不理睬他的招摇，只遥对大明宫方向拱手，道：“皇上美意，臣今夜无醉无归。”言罢，神色略缓，看我道，“小郡主伴着皇上两年，算起来，自从入宫后倒是头次出来吧？”

“说起来还真是承了相爷的福气。”我极尽礼数，俯身一拜，笑道，“皇上说了，永安这丫头平日不学无数，偏就喜好射覆行酒令的把戏，恰能为相爷的宴席助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永安祝相爷仕途坦荡，为皇上的‘杜康解忧人’，为皇上创下大周盛世！”

这行酒令的玩意儿，我当真是不善，只是略有私心，看不过堂堂狄仁杰被武三思这等小白脸欺负，总要缓一缓场子才是。

四下里因这句话，倒也都随着笑起来，恰将武三思的话淡去了三分。

武三思亦是赔笑，眼睛却是看我。

狄仁杰又一遥拱手，笑道：“那本相要多谢皇上的赏赐了。”他目光转暖，转言道，“素闻小郡主尤喜古句汉乐，方才那《短歌行》尚有千古绝句取自《诗经》，小郡主可晓得是什么？”他说完并不着急，只打趣地看我。

我寻思了下，道：“可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这等名句，又有哪个不知？却是偏情爱缠绵，与今日并不应景，却不晓得他是何用意。

就在我踌躇时，狄仁杰忽而大笑，道：“小郡主果真聪慧。”他看向我父王，“依本相猜测，皇上此番既是为本相助兴，亦是有心让小郡主看看各方风流少年，为恒安王择一乘龙快婿。”

父王亦是玩笑道：“知皇上者，狄相也。本王就借狄相吉言了。”

我苦闷地看了看狄仁杰，怎么就扯到我身上了？我可还不想大好青春年华，都为人抱孩子与妾室争风吃醋。

我看他们笑得欢实，忙道：“相爷说笑了。皇上是让我多与相爷学学肚里撑船的功夫。我不过前几日到皇上面前说宫里的玉露团变了味道，皇上便记下了，今日出宫时特嘱咐我多学学相爷为人处世之道，切不可骄纵，不可斤斤计较，唉……”我眨眼，道，“我不过是随口抱怨，皇上倒用相爷来说教了，骄纵这名头扣在身上哪里还有人敢要……”

狄仁杰哈哈一笑，道：“好厉害的嘴，方才说起婚嫁大事，便又将本相捧了

一捧。定是在宫里和你婉儿姐姐学坏了。”

我忙道不敢，父王只拍了拍我的额头，便随武三思入了席。待落座时，我有意无意地扫了一眼上手的几桌，太子李旦正在细细品茶，而他身侧坐着的几个该是皇孙了。

与太子低头说话的少年，此时恰也转了头。

恍惚间，那清润的眸子穿过纷纷扰扰的宾客，定定地看着我。竟然……是昨夜捂住我口的少年。

原来，他是嫡皇孙。

这一念间，方才的喧闹恭贺都淡了下去，静得我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和呼吸。若非他，昨夜恐是凶险难测。而他……

正出神，袖子被人轻扯了几下，侍女宜平为我添了一杯茶，指了指园外，示意她要告退了。我忙收整了神色，笑着点头，低声道：“别怕，该吃就多吃些。”她自幼入宫，此番当真是初次出宫，性子又软，怕是会被那些伶牙俐齿的下人给吓到。

宜平温柔一笑，悄声离去。

待狄相祝酒后，宴席大开，酒过三巡已是热闹非常。大唐国风开放，文人墨客又多，此番狄仁杰相请的不仅是皇亲贵胄、达官显贵，也有些大文豪。

我吃下一口水晶龙凤糕，忽见那少年起身向席外而去，心中不由得一动，便放了筷和父王说自己有些气闷，出去走走。父王点头，只嘱咐了几句便放我走了。

方才穿过迎翠门，就见他在回廊处长身而立。

那回廊恰临着假山巨石，景致极佳，而面前的少年青衫玉带，狭长的眸子中夹带着冷清的月色，虽面色平和却独有一股别样风流，倒不愧是嫡皇孙。

我略顿了顿脚步，见他看向我，不觉有些紧张。

不过本就是为了道谢前来，也没有什么私心。

我快步走过去，俯身一拜，道：“永平郡王。”虽是猜测，但照方才座次，他紧邻着自己父王，十有九成是李旦的大儿子，已被废的太子殿下李成器，单字宪。

他泛起一抹薄笑，颌首道：“郡主无须多礼，你我论辈分论封号都可平

坐。”

我起身，道：“这一拜是为了昨夜王爷相救之恩。”

昨夜虽被掩口，却终究已惊了屋内二人，皇上立刻起身怒喝质问是谁。当时，我被他紧搂在怀里，本想着此番必死，却不想下一刻宫女宜都猛然推门入内跪倒，说是不见皇上，四处找寻才惊了圣驾。

待宜都退出，我才惊觉背脊尽湿，手脚依旧发软。

宜都是皇上的宠婢，这些风流韵事也历来不瞒她，所以皇上训斥了两声便作罢了。面首在宫内是众所周知的事，但皇上毕竟才登基两年，还有所避讳。倘若发现是我，委实不知道会如何处置才肯作罢。

自太液池回到宫中后，我整夜在床榻上辗转反侧，睡不踏实。

宜都的出现绝非巧合，必是这少年安排在宫中的眼线，可究竟是什么身份能在皇上身边插下内线，还能一路受宠至此呢？这个疑念到现在总算是解开了，依永平郡王前太子的身份，做下这种事也不算太难。

李成器笑意渐深：“我没有救你，我救的是自己，郡主无须如此挂怀。”

只这一句，就将我满腹的话尽数打散了。

我再无话说，便回了一笑，道：“不管郡王如何说，我终也是受惠之人，他日必会还上这个顺水人情。”言罢，依皇室礼节拜了一拜，正要转身却听他又开了口。

“方才郡主宴席上那句诗，本王倒也读过。”他顿了一顿，方才柔声道，“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月色下，他眸色清澈如水，看得我一惊，不敢去猜他话中深意，只含糊道：“《诗经》可说是一字千金之作，永安曾听闻郡王才气过人，怕是自幼便已烂熟于心了，永安方才不过是借机卖弄，断不敢与郡王谈诗论词。”

李成器笑看我，半晌才道：“对于本王，郡主还听闻过什么？”

自然听过很多。入宫前，曾听闻太子殿下支玉笛风流无尽，便早已在心中勾勒过这个自幼才气过人、精通音律的人。

只可惜我入宫常伴武皇时，也是他被废迁出大明宫时。他父王为了避嫌，